

浮沉中的看见

■周斯瑶

醒来时，天光已漫过窗棂，在旧地板上铺开一片淡淡的、水一般的清亮。并不急着起身，只望着那片光里浮动的微尘出神。它们上上下下，悠悠荡荡，没有明确方向，却也不曾停歇。这景象看久了，心里那点淤塞的东西仿佛也跟着松动、飘浮起来。人这一生，大约也是这样一场无声的浮沉罢。所谓探索，或许并非要闯出多远、觅得一个怎样的答案，而只是在浮沉之中，学着睁开眼，看清周遭，也看清自己这粒微尘的轨迹。

起初，人总是向外看的。世界那么大，那么新奇，像一本刚刚翻开的字迹还散发着墨香的大书。孩童用指尖触摸粗糙的树皮，仰头看云朵变幻无穷的形狀，在雨后水洼里奋力一跳，溅起的世界哗啦一声，碎成满是欢腾的光斑。那时的探索，是身体力行的，是带着莽撞的热气的。用脚步丈量巷子的深浅，用追逐试探风的速度，用整个鲜活的身心去拥抱、去磕碰、去感知那无边无际的“外面”。每一道陌生的风景，每一次微小的冒险，都让生命的疆域向外拓展一圈，心里便饱满扎实而向外征服的快乐。世界是果园，我们是不知疲倦、尝遍每一个果子的孩童。

然而，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也许是离别后空落落的车站，也许是雄心受挫的黄昏，又或者，只是在一个如此刻般过分安静的清晨——那向外奔突的势头，会忽然缓下来，像狂奔的溪流，遇到了一汪幽深的潭。你转过身，或者毋宁说，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拧着，面向了自身。这转向，常常并非出于自愿，倒更像是一种被迫的着陆。外在的道路似乎一时间都模糊了，消失了，只剩下一片不得不面对的无声的旷野，那便是“自己”。

探索自己，这条路起初总是更为崎岖。它没有山水的奇伟，缺乏色彩的喧哗，只有一片看似熟悉却雾霭沉沉的风景。你得走进去，拨开那些轻易就下的论断，那些习惯性的掩饰，那些连自己都信以为真的故事。你得直面那些晦暗的角落：怯懦如何在紧要关头抬起了头，虚荣怎样为言辞镀上金边，自私又如何蜷缩在慷慨的阴影里。这个过程，像在没有光的屋子里摸索一件旧物，指尖触到的，尽是冰冷、毛糙、意想不到的棱角。你会惊觉，这朝夕相处的躯壳里，居住着的，竟是一个如此陌生的灵魂。它的

边界在哪里？它的核心，是坚定如磐石，还是一团随风聚散的流云？

这段内向的旅程，沉静得令人发慌，却也惊心动魄。但走着走着，在那些自我剖解的痛楚间隙，或许也会瞥见些别样的光景。你会发现，在被认为是自私的冻土下，竟也埋藏着对他人苦难无法视而不见的根须；在看似顽固的傲慢的岩层中，却也闪烁着对某种更高事物卑微的向往。你会察觉，你的心，并非铁板一块，它更像一片冷暖交汇的海域，既有暗流汹涌的欲望，也有明月清辉般的理想；它受往事潮汐牵引，也感应着未来渺茫的风。认识自己，绝非找到一个光辉夺目的“真我”雕像，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不，那是看清你生命全部的流域，接纳它的丰沛与干涸，清澈与浑浊，明白你即是那条河流，从源头到即将奔赴的远方，连同它沿岸的全部风光与荒芜。

一个奇妙的转变，往往就在这悄然发生。当你埋头于自身这条深邃的河道，苦苦探寻它的走向与底蕴时，某一天，或许会从水面的倒影里，忽然认出天空的颜色。你向内的凝视，不知何时，竟为那打开了另一扇望向外界的窗——一扇更为幽微，也更为本质的窗。

世界，不再只是地图上等待征服的疆域，或是相册里定格的远方。它变得具体而亲切，在你呼吸的每一缕空气里，在你触碰的每一件实物中。它是你每日经过的那株老槐树，春天抽出一簇簇嫩得透明的叶子，秋天又毫不留恋地抖落一身金黄。你看着它，忽然便懂了，它的意义就在抽芽与凋零的循环里，完满自足，不依赖任何观赏或评说。世界运行的道理，它沉默地演示着。它也是夜深人静时，隔壁传来的一声模糊的咳嗽，或是婴儿短暂的啼哭。那声音穿过墙壁，变得微弱，却带着另一个生命确凿无疑的温度与重量，让你恍然惊觉，自己并非孤岛。他人的悲欢、睡梦与清醒，以沉静的方式，与你共生于这辽阔的夜色里。世界，就这样在你向内沉潜的寂静中，以最朴素姿态重新走来，带着更厚重的质感，更悠长的回音。

于是，两条路——那向外驰骋的与向内掘进的——在生命腹地相遇。它们并非背道而驰，而是像一股绳子的两股，悄然绞合。你发现，你探索自己情感最幽微的颤

动，便也在体会人类共有的喜悦与哀伤；你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便已然叩响古往今来所有哲人面对的另一扇玄奥之门。反过来，你观察一片雪花如何结晶，一条溪流如何凿穿岩石，也正是在阅读自己生命既脆弱又坚韧、既随形就势又锲而不舍的密码。

人生或许本无一个悬在终点、标定价码的意义。意义，更像是探索本身散发的光晕。是你在认清自身卑微时，反而触到存在的庄严；是你在体会世界无常时，反而抓住某种恒久的律动。你不再急于向外界索求肯定，也不再苦苦向内追问答案。你只是看，只是听，只是感受。看光在午后缓慢爬过桌面，听

雨滴敲打不同物体时那细微而丰富的音阶，感受喜悦如春水涨满胸腔，也感受忧伤如秋叶静静飘落。

最终，你与自己，与这个世界，达成了默然的谅解。你依旧是这世间一个普通人，有种种局限与缺憾。但你知道，在这具平凡的躯壳内，曾完成过一场何等壮阔的跋涉；在这看似局促的生活半径里，曾抵达过何等深邃的远方。探索自己与探索世界，到头来原是同一件事：都是在无尽的未知中，辨认定，辨认定，辨认定痛苦与超越，一步步确认，自己曾如此真切地活过、存在过。而这存在本身，这不息地叩问与感知的过程，便是那最素朴也最辉煌的意义了。



农民画《开满蔷薇花的牧场》

朱碧云 绘

鲚香寄岁月

■虞燕

野生长江刀鲚又叫刀鱼，与鲥鱼、河豚并称“长江三鲜”，位列三鲜之首。只是，长江刀鱼已严重稀缺，禁售之前其市场价格就高不可攀了。幸而，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它的“平价表亲”——凤鲚，可慰口腹之念。

凤鲚是洄游性小型鱼类，平时多栖息于外海，身材修长，体披银白，颇有一番清雅之姿。凤鲚跟刀鲚同为鲱形目鲱科鲱属，俗称凤尾鱼，得名于它在水中游动时尾鳍分叉，摇曳如凤凰的尾巴，颇具观赏性。

小时候，凤尾鱼常常以罐头的形式出现。当年，罐头总自带一种高档的气质，罐身贴了彩印的纸，凤尾鱼被描画得好看漂亮，看着就让人喜欢。打开罐头，一股调料与海鲜混合的浓香便迫不及待地往鼻子里钻。鱼身金黄，尾巴统统微翘，弧度优美。用筷子一夹，鱼肉就散开了，鱼骨早已酥透，嚼起来咯吱作响。儿时爱吃这样的鱼罐头，咸中带甜，还有层层叠叠的，色泽艳丽、味道醇厚的罐头自然被视作难得的美味。

凤鲚个小却极鲜。这种鱼皮薄鳞少，刺多肉嫩，宜清蒸——唯有这般朴素的烹法，才能最大程度留住它的鲜甜。清蒸凤尾鱼，父亲处理起来相当利落，不剖肚，只消用筷子或手指从腮部探入，轻轻一旋，便将鳃肠悉数绞出，鱼身却完好无损。盘中，银光闪闪的凤尾鱼头靠头，尾并尾，一条紧挨一条，而后，撒上少许盐，淋点酱油即可。上锅片刻，酱油洒开，鱼皮上的油脂融在了浅褐的汤汁里，珍馐自成。

食这道鱼，父亲有技巧，夹住小小的鱼头，手腕轻轻一抖，两半鱼肉竟爽快脱落，筷子上只留下整根的鱼刺。我不止一次学着抖，可连鱼头都抖掉了，鱼肉却还牢牢粘在骨上，把全桌人都逗笑了。后来索性放弃，乖乖夹过整条鱼慢慢啃吧。

凤鲚刺多，许多人家用油煎的法子，将细刺炸得酥酥的，吃时便再无顾忌。

热油里走一遭，原本银亮的鱼身镀上一层金黄。趁热咬下，“咔”的一声轻响，凤尾鱼鳍已在齿间碎成细屑。继而脊背处细密的马刺纷纷断开，却不觉扎口，反添了几分焦香。鱼肉外层爽脆，内里

依然保持着细嫩的本色，那热油逼出的油脂香裹着鱼鲜，热烈又绵长。

我和弟弟更偏爱另一种宝藏吃法，盐烤凤尾鱼。锅里薄薄抹一层油，倒入剖洗后沥过水的鲜鱼，开大火烧，适时用铲子翻动。直至表皮微焦泛黄，撒上一把葱花。葱香经热力一激，丝丝缕缕地渗进了鱼肉里。这艘烤出的凤尾鱼，经过烟火历练，鱼身略挺，鱼皮微微起皱，偶有几处破皮，绽出白嫩的鱼肉。入口，咸鲜里带着勾魂的香，特别下饭。

弟弟至今还常念叨起那件事。彼时，他正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清早，母亲难得地说要去菜市场，中午做盐烤凤尾鱼。这道菜家里好久没吃了，弟弟听了，一上午的课都上得心不在焉。中午放学铃一响，他拔腿就往家跑，一路上想着那鱼烤得焦黄油亮的样子，馋到不行。气喘吁吁进了家门，却愣住了，桌上摆着一盘黑乎乎的东西。母亲讪讪地解释，说是隔壁有人吵架，她忍不住到门口探头看了几眼，就这一会，锅里的鱼全糊了。弟弟盯着那盘黑炭似的鱼，站了好一会儿。

弟弟说，这么多年过去，许多事模糊了，但那盘面目全非的凤尾鱼，那个中午的失望和难过，竟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五月初，主妇们趁着价格合适，总会多买些新鲜凤鲚回来。将鱼洗净后，一条条摆在太阳下晒，直到晒成硬邦邦的小鱼干。大一点的鱼剖开晾晒，叫作“鲞”；小鱼直接晒成鱼干，我们则称为“鲞”，比如龙头鲞、梅鱼鲞。凤鲚晒成的鱼干，自然就叫鲞鱼鲞。干制品能保存很久，家里常备些，想吃的时候随时取出来，甚为方便。

那种带鱼子的鲞鱼鲞尤其美味，腹部鼓鼓囊囊，透着粉色。上锅一蒸，鲞鱼鲞便像刚蒸过桑拿似的，浑身“出汗”——那是蒸透后渗出的油脂，泛着莹润的光。此时鱼干稍软，鱼子却还保留着紧实的嚼劲，一口咬下，油润先涌上来，紧接着鲜香在齿间散开，真是顶好的下酒菜。当然，配饭、佐粥，或是直接拈来当零嘴儿，也都极好，就怕你舍不得那般奢侈，毕竟，好东西总是有限的。

凤尾鱼没有长江刀鱼那样响亮的名头，然，它的本真风味，同样让人牵肠挂肚。

一城烟雨

■张广

江南的雨季总裹着三分欲说还休的缠绵，像旧年信笺上未干的墨痕，洒开时尽是无竟的思念。今夜的雨丝最是绵密，轻叩雕花窗棂，我守着案头半阙未成的诗，看键盘上的字符在雨气里浮起来，恍若飘向千里外的云絮——那该落在你案头的茶盏旁吧？

雨雾漫进记忆，先湿了前童的青石板。那年深秋，也是这样的雨，你举着月白油纸伞立在石桥上，伞骨垂落的雨帘将天地裁成两半；半幅是水墨渲染的黛瓦粉墙，半幅是你眼底漾开的温柔。我们踩着水洼走，雨珠顺着飞檐的兽吻坠落，“叮咚”敲在阶前青石上，溅起的银珠里，连风都浸着桂香。那时怎知，这满城的雨丝，原是前世落在心尖的露，凝了一世又一世，才赶在今生，落进我们的故事里。

我们在诗社的对话框里初遇，你在缙城，我在上林湖畔，一百四十里烟波隔着屏幕，字句却比春风更先攀越山海。你写“沧海月明珠有泪”，我续“蓝田日暖玉生烟”，深夜闪烁的光标间，心跳声比任何相遇都震耳。你说缙城的雨有九百种模样，我便偷偷数：晨雾里的雨是淡青的，暮晚的雨是墨色的，落在你发梢的那滴，该是第一千种，名唤“思念”。

推窗望出去，雨脚正织宁波湾的雾。远处渔火在雨幕里明明灭灭，像我们共赏过的星子落进了海。你从前总说家乡人不讲“看海”，只说“看潮”——潮起潮落间藏着岁月的偈语。此刻听潮声漫过耳际，方懂那不只是海的呼吸，更是我们爱情的底色：在虚拟与现实的潮涌里，反倒洗出了最本真的模样。

雨势稍缓时煮了望海茶。陶壶腾起的热气里，恍惚又见你立在前童桥头，发梢沾着雨珠，眼底盛着整座江南的烟岚。你曾指着茶炉

说，“泡茶讲究三沸。头沸去涩，二沸提香，三沸得韵。”我们的缘分何尝不是如此？头沸在诗行里抽芽，二沸在雨巷的青石板上抽枝，如今三沸，该是岁月窖藏的醇了。

缙城的雨是会讲故事的。前童的雨巷还响着卖花担子的吆喝，伍山石窟的岩壁被雨丝洗出千年刻痕，强蛟群岛在雨雾里浮成水墨画。这些你笔下的意象，此刻都活了：卖花阿婆的竹篮里，沾雨的茉莉是你说过的“香雪”；石窟的刻痕间，斑驳的纹路是你寻访古迹时说的“时光的指纹”；群岛的渔火里，摇曳的是你寄来的明信片——“愿做诗里的桥，连虚拟与真实”。那时只觉浪漫，如今方知，这桥原是要渡灵魂的。

雨又密了。重新坐回案前，笔尖落处：“沧海月明处，有雨落前童。虚拟千般意，终成石上松。”窗外似有伞影晃动，恍惚又是你，发梢的雨珠落进我掌心，凉丝丝的，却焐熟了整段岁月。

原来最动人的思念，从不是悲切的呜咽，是岁月酿的酒，越陈越温；最深刻的爱情，也不是炽烈的燃烧，是春溪绕山，静静淌成永恒。

夜更深，雨未歇。关窗时指尖触到窗棂的雨珠，凉里裹着暖——那是千里外你的温度，是诗行里生长的温度，是缙城用整夜雨丝焐热的温度。

你那里该是另一个模样了吧？前童的灯笼在雨里晕开橘色光，伍山的石刻被雨丝洗得更清，强蛟的渔火依然在潮声里明灭。而我的思念，早化作雨丝里的诗，一行行往你窗台前，往时光深处去，往比虚拟更实的永恒里去。

不必说永远，我们已经在永远里——在每滴缙城的雨里，在每句未写完的诗里，在彼此心跳与潮声共振的地方。

从建水到石屏

■喻语

我们慕名前往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建水人家”老饭店。邻桌一位独自小酌的江苏食客，友好地和我们打招呼，告知此地多旅居之人，他每年都会来住上一段时间，并热情推荐本地特色草芽炒肉。我们欣然点单，一桌菜肴清爽适口，鲜香难忘。建水草芽学名蒲菜，状若象牙，为滇南独有珍味，亦是过桥米线里提鲜的点睛之笔。

入夜，民宿里遇见不少北方来客，有的已住两月有余，有的计划以建水为据点，住上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寻访红河州不一样的风景。为何全国各地的人们喜欢到此旅居？在建水走街串巷，慢慢看、细细品、与人闲谈，答案渐渐清晰：这里历史厚重，文风鼎盛，自元代兴学，明清享有“临平榜”之誉，中原文化与边地风情交融共生；气候温润，四季如春，生活节奏舒缓自在；加之生活成本相宜，烟火气息浓郁，如今外来旅居者已逾十万，处处可见闲适安然的气象。

石屏与建水气候生活条件差不多，与建水的熙攘不同，石屏宏。 “雄镇东南”巨匾高悬，为清代云南四大榜书之一，也是目前唯一留存者。朝阳楼与北京天安门同构，檐角灯笼摇曳生姿，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朝阳楼与北京天安门同构，檐角灯笼摇曳生姿，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朝阳楼与北京天安门同构，檐角灯笼摇曳生姿，雕梁画栋，气势恢宏。

徘徊于石屏文庙与书院之间，仿佛与云南文脉不期而遇。

蛙鸣穿过橙黄的田野

■溪上

我走在田埂上，蛙鸣小心翼翼靠近沟渠的草丛率先发现春水初生的秘密

我划着小船，听桃花照水鱼的呼吸打开涟漪把春风裹入餐桌把小羊暖脚赋能我们的生活理念

几声青湿的蛙鸣响彻田野不缺少趣味阳光和雨水反复碰撞橙黄的歌声穿过田野抵达我的乡愁

黄泥山早春

■肖成华

春光停在山顶山又长高一寸春雨落在山坡鸟鸣添了三分安静

山路上，紫色的豌豆花翻开日历野板栗树换了新装夜晚，松根渗出细流与月色一起，为山泉充值

竹笋在山间晨读笋壳，像乡音脱口而出准备了整个冬天的体温为小草暖脚泉水微微冒汗

远远地，我看见杜鹃花翻开捂得严实的山的衣领